



阳光少年派·课外阅读丛书 王庆杰 / 主编

用美好的儿童文学“喂养”孩子的心灵

名家名篇·大奖作品

熊爸爸的袜子国

安武林 等/著

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向导，它牵引我们向更美的风景深处去漫游。对于爱书的人来说，这其中的乐趣和满足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

——安武林

长江出版传媒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阳光少年派·课外阅读丛书 王庆杰 / 主编

熊爸爸的 袜子国

安武林 等/著

(鄂)新登字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熊爸爸的袜子国 / 王庆杰主编.

— 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16.3

(“阳光少年派”课外阅读丛书)

ISBN 978-7-5564-0763-7

I. ①熊…

II. ①王…

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1793号

熊爸爸的袜子国

出版人 方平

责任编辑 张国平
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

出版发行	长江出版传媒	430070	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	湖北教育出版社	430015	武汉市青年路277号

经 销 新华书店

网 址 <http://www.hbedup.com>
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任庄村委会东500米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0.5

字 数 120千字

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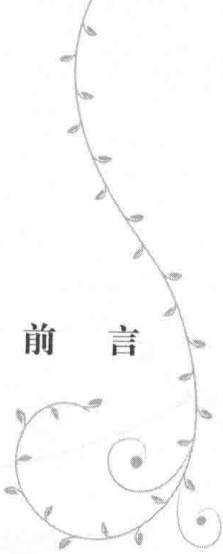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64-0763-7

定 价 15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联系010-62908869进行调换)



前言

《“阳光少年派”课外阅读丛书》是全国优秀期刊、北京市中小學生必读的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编辑部为青少年读者倾力打造的一套精品书系，荟萃了该杂志最新五年的精彩作品，囊括了汤素兰、毕淑敏、葛翠琳、孙幼军、张秋生、张之路、安武林等数十位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的名篇佳作。

丛书所选的这些作品，体裁多样，主题各异，内涵丰富，兼具童真童趣和人生智慧，呈现了当下青少年的生活状态，展现了少男少女在成长蜕变过程中的喜怒哀乐。鲜活的少年形象、浓郁的校园气息，让小读者们有如身临其境，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；天马行空的幻想、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又让他们在优美的文字和丰富的想象中，展开思想的翅膀，感受文学的魅力。

通过阅读这些优秀的文本，小读者们还可以在潜移默化中，向作家们学习到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驾驭能力，快速提高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水平，为语文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让阅读伴随我们成长，让成长时时都有书香。我们衷心希望小读者们能够从这套课外阅读丛书中汲取养分，收获感悟，在快乐阅读中不断成长。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

多米诺效应	马昇嘉 / 002
奇人老老木	梁安早 / 009
朵儿的门神	刘北 / 019
你要开心起来	韩辉光 / 028
绝世刀法	钟锐 / 037
女巫的魔法帽	云中燕子 / 043
鱼儿没记性	任小霞 / 048
八角城的老鼠日	北董 / 053
公子哥	李维明 / 061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左路和右路 两色风景/073
 熊爸爸的袜子国 安武林/080
 小姐姐 周博文/090
 抗揍霜 李志伟/096
 美梦淘换店 史雷/105
 输血排斥反应 两色风景/114
 捕蟹乐 盛永明/123
 穿黑衣的男孩 沈习武/125
 姐姐 安武林/135
 美丽的抛物线 吕清温/145
 我的老师 栾承舟/155
 故乡的林 林红宾/159





用美好的儿童文学“喂养”孩子的心灵

多米诺效应

| 马昇嘉 |

一场比赛，众人呐喊，一人受伤，谁是惹祸者？



春日，阳光明媚。茜浦小学的操场上，气球凌空飞舞，彩旗迎风招展，一年一度的学校运动会正在举行。

操场四周的阶梯看台上，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，组成了一个个方阵，他们既是忠实的观众，又是热心的啦啦队员。欢呼声、喝彩声此起彼伏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操场上呈现出一派热烈而又欢乐的景象。

环形跑道上，即将进行的是高年级组男生4×100米接力赛跑。该项目体现班级整体实力，事关集体荣誉，运动员都是各班推选出的短跑好手，竞争格外激烈。

广播中传来接力比赛马上开始的消息。运动员们入场了，进入各自的赛道，他们蹦蹦跳跳、伸臂弯腰，正在抓紧时间做着赛前的热身运动。

看台上，同学们屏息静气，双目凝视，注意力不约而同地集中在起跑线上。尤其是参赛班级的同学，他们焦虑、期盼，坐立不安，内心的紧张程度，绝不亚于场内的运动员。

“各就各位——”裁判员举起手中的发令枪，响起了响亮高亢的口



令声。

偌大的操场上鸦雀无声。远远地，同学们看到发令枪的侧面，有一块黑纸板，这是供裁判准确计时用的。

霎时，黑纸板上映出一缕白烟，随即便听到砰的一声枪响，运动员们脚下像安装了弹簧一样，撒腿向前快速奔跑。

“加油——加油——”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呼喊声。

听到同学们的呼喊，运动员们浑身仿佛加了油，添了力，“噌、噌、噌……”脚下更来劲了。不一会儿，四条赛道上的运动员都先后把接力棒递交给了自己的队友。

二棒的队员在奔跑……

三棒的队员在奔跑……

四棒的队员在奋力冲刺。这是最后一棒，前方不远处就是终点，大家都想跑出好成绩。五（2）班跟六（3）班的两名队员并驾齐驱，互不相让。稍后的五（1）班跟六（4）班的队员也紧追不放，实力相当。

看台上，五（2）班的全体同学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齐刷刷站了起来。徐卫龙充分发挥大嗓门的优势，声音铿锵有力，领头呼喊“黄一鸣——”大家挥舞双手，忘情地应和着“加油！黄一鸣——加油……”

黄一鸣听到同学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喊，果然脚下生风，双臂摆动得更加有力。“嗤、嗤、嗤……”他嘴里发出一种奇妙的声音，箭似的向前飞驰。

临近终点时，黄一鸣以一步之先超越了六（3）班的队员，夺得第一名。

于是，呼喊声愈加热烈，整个操场都沸腾了。置身其中，实在是太

激动，太刺激了！

可是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就在此刻，一桩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看台上，五（2）班的张晓枫站在第一级台阶上，与大家一起挥舞手臂，激动地欢呼着。突然，后背被人撞击了一下，他没有站稳，一个踉跄从台阶上摔倒了。“砰——”不等张晓枫喊出声来，脑袋已经重重地撞在了前面不锈钢护栏上，头部一阵钻心的痛，眼前金星飞舞，差一点晕眩过去。

“啊——”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叫声。

“张晓枫，张晓枫……”同学们大呼小叫，手忙脚乱把张晓枫搀扶起来。

“血！血！……”现场再次爆出一阵惊呼。

张晓枫痛得龇牙咧嘴，但是坚持不哼一声。他额头磕破了，血流不止，胸前白色和青色条块相拼的校服上染上了一片殷红的色彩。

现场秩序有点儿混乱。

情急之中，班主任谢老师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条毛巾，紧紧捂住张晓枫滴血的额头。她一边吩咐班长维持好班级纪律，一边立即把张晓枫送往学校医务室。

医务室的医生检查后，发现张晓枫额头上撞开了一道眼睛大小的创口，需要做缝合手术。作了简单包扎后，他立刻被送去市一医院诊治。

学校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张晓枫的家长。

张晓枫妈妈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时，张晓枫经过手术缝合，已经躺在病床上打着吊针，接受观察治疗。

病房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水味儿，四周浅绿色的墙壁给病室增添



了一份宁静。班主任谢老师倒水，端茶，正在忙碌着。

看着儿子头上缠绕着绷带，脸色苍白，无力地躺着，妈妈心里一惊，俯身抚摸着，心疼地说道：“啊呀呀……晓枫，你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妈妈——”张晓枫轻轻叫了一声，说，“妈妈，您放心，医生看过了，没事的。”

“没事？摔成这样，还说没事？”妈妈埋怨着。

谢老师端过一张凳子，让张晓枫妈妈坐下，然后向她说明了张晓枫受伤的经过以及医生诊治情况，并且一再向张晓枫妈妈表示歉意。

妈妈心痛儿子的同时，耐不住心中的火气，说：“晓枫，告诉妈，是谁把你摔成这样的？妈一定要去找他们家大人算账！”

是谁撞了他？张晓枫心里像吃了萤火虫般亮堂着呢。看台上，坐在他身后的是赵亚民，呼喊“加油”时突然撞在他身上，致使他站立不稳，摔倒了。可是，他不能将真相告诉妈妈，他跟赵亚民是好朋友，赵亚民的父亲下岗待业在家，全家生活靠妈妈一人在超市上班支撑。赵亚民很懂事，平时生活节俭，从不乱花钱……要不是爸爸出差去了，张晓枫妈妈肯定不会来医院的。他妈妈脾气火爆，容易冲动，有时甚至不近情理，在家里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小事，常常与爸爸吵闹不休。妈妈找上门去兴师问罪事小，要求经济赔偿可就难为了赵亚民的爸爸妈妈。更何况，赵亚民也不是故意的。

想到这里，张晓枫对妈妈说：“其实我也有责任，当时光顾着兴奋，蹦啊跳的没站稳。是谁碰的，也没看清楚。”

见儿子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妈妈便转向谢老师，一脸冰冷地说：“谢老师，这事发生在学校，你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！请你一定要调查清

楚，到底是谁把晓枫摔成这样的……”

“晓枫妈妈，请你放心，事情经过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不过，你不要误会，这事儿肯定不会是哪个同学故意的——”谢老师向张晓枫妈妈解释着。

张晓枫妈妈打断了谢老师的话，咋咋呼呼说道：“哎呀，谢老师，这话很难说呀，如今世风日下，人心难测。你没看见报纸、电视时有报道，马路上老人摔倒了，没人去搀扶；还有什么毒奶粉、地沟油……要说小孩子调皮捣蛋，品德败坏，从小不学好，这也多的是啊！”

“可是，晓枫妈妈，请你相信，我们班上绝对不会有这样不学好的孩子！”有着20年教龄的谢老师，熟悉班上每一个学生，她的口气很坚决，充满了自信。

“这么说，我们家晓枫就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欺负了？只能自认倒霉？哼，要是找不到犯事的学生，我就找你们学校赔偿！”张晓枫的妈妈挥动着胖乎乎的手臂，指手画脚，神情十分激动。

“晓枫妈妈，发生这事儿，我当班主任的也很心痛，我负有主要责任，没有教育好学生，对孩子们的安全问题考虑得不周全……”谢老师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。

“不，妈妈，谢老师在班上早就反复说过，校运会时要我们在看台上遵守纪律，不能吵闹，不能随便走动。可是，你知道吗？接力比赛我们班跑了第一名，大家兴奋、激动啊……这事儿完全是意外，不能怪谁。我摔伤以后，谢老师把我送到医务室，又转到市医院，忙前忙后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歇。您，您怎么能责怪谢老师呢？”张晓枫忍着额头疼痛，急着为谢老师辩护。



“小孩子不要乱插嘴！”妈妈呵斥着，狠狠地瞪了晓枫一眼。

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了，走在前面的是赵亚民，后面跟着的是刘志纯、方小良、徐卫龙，都是张晓枫的同学。

张晓枫见到班上同学，心里好开心啊，挣扎着要坐起来，但是妈妈把他按住了：“躺着，吊水呢，不能动！”

同学们手里拿着鲜花、水果、图书，他们把礼物一一放到床头柜上，病房里洋溢着温馨和暖意。

赵亚民站在床前，满怀歉意地说：“张晓枫，对不起，我在看台上撞到了你，让你摔倒受了伤痛！”

“怎么，是你撞倒了我家晓枫？”张晓枫妈妈立刻拉长了脸，瞪大了眼珠，仿佛要把赵亚民一口吞下去似的。

“不，不是的！”方小良上前一步，说，“张晓枫，是我撞了赵亚民，他才撞到你的！”

“不，是我……”刘志纯赶紧说明。

不等刘志纯说下去，徐卫龙又亮开大嗓门，急急地说了起来：“主要责任全在我，是我光顾着喊‘加油’，谁知道一脚踩空，撞上了刘志纯，刘志纯撞上方小良，方小良撞上赵亚民，赵亚民撞上张晓枫——张晓枫才……才倒地受伤了。”

听着徐卫龙近乎绕口令似的话语，张晓枫和同学们都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。

“哦，原来事情是这样的……”张晓枫妈妈恍然明白了，这事情有点儿出乎意料，却又是在情理之中啊。

这时，孩子们变魔术似的一个个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小红包，里面

装着他们积存的压岁钱、零花钱。

“张晓枫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请收下吧！”大家把小红包放到了张晓枫的枕头边。

张晓枫急忙伸出手挡着：“不，不能这样……”

张晓枫的妈妈在一旁看着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浑身针刺似的极不自在……终于，她双手捧起红包，一一交还给同学们，说：“谢谢大家，我错怪你们了！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同学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点儿摸不着头脑。他们聚拢在谢老师身边，把探询的目光聚焦到她的脸上。

谢老师欣慰地伸出双手，抚摸着这些可爱的孩子，说：“同学们，今天让晓枫受苦了，也让阿姨受了惊吓，我们一起赔礼道歉，说一声‘对不起’吧！”

孩子们恭恭敬敬站立着，面对张晓枫和他的妈妈，真诚地说道：“对不起——”

张晓枫妈妈眼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，连连摆着手，说：“不，谢老师，说‘对不起’的应该是我呀！”



奇人老老木

| 梁安早 |

奇门功夫现世，
谁会成为下一个
传人？



村头的破庙里住着一个孑然一身的老头儿，他叫老老木。老老木穷酸邋遢，眼珠浑浊，目光呆滞，反应很迟钝，一副傻傻的样子。他是从外地来到这儿的流浪汉。

老老木来到我们村是在去年大雪纷飞的冬天。从那以后，他像生了根的浮萍，在破庙里安了家，以接受村里人的施舍为生。

老老木来自哪里？有人说他来自河南，也有人说他来自山东，还有人说他来自广东。因为他在说话时，有时候会夹杂着河南腔、山东话、粤语。

村里的人问他时，他只会呵呵笑，不回答。问急了，他指着东边说：“那儿。”想了想，又指着南方说：“是那儿。”再想想，指西方，然后又指北方，最后，他一脸茫然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儿！我只记得我们村在山的东边，叫东山村吧。”

问了若干次后，村里人见问不出什么，便不再问了。

在许多日子里，老老木佝偻着腰蹲在斑驳的墙边，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，身边放着一个陈旧的瓦罐，默默地注视着在他面前来来往往的行人。

那天，因为我淘气，被老师罚抄课文，回家时已经很晚了。

当我路过破庙时，看到老老木像往常那样蹲在墙边吸烟。血色的夕阳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发出一种炫目的金色光芒。

老老木痴痴地望着渐渐西去的太阳，那眼神很空洞，很惆怅；落寞的脸上，被岁月的刻刀雕刻出层层松树皮般的皱纹。

我忽然被他的眼神和表情震住，如同在黑夜中划过的光彩夺目的流星，直逼心底。

这是一个孤独的老人！我不由得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。

我朝老老木挪去，想陪伴他说会儿话。

老老木看到我向他走去，抬起了头，目光中有一种渴望。

可是，当一阵微风吹来时，我看到他那穷苦样儿，皱起了眉头。老老木大概看出我有要离去的意思，忽然撮起嘴唇，发出绵长、尖锐的嘘声。

我惊愕了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
就在这时，老老木忽然抓起身边的瓦罐往嘴里灌了一口，霍地站了起来，两眼熠熠生光，哪里还有一点老态？

“嗤！”一道细细的白线从老老木的嘴里喷射而出，从我面前掠过，飞向左边的草丛。

我扭头看了看左边，草丛里居然软软地躺着一条碧绿的竹叶青，头已经没有了，身子还在那里扭动！

“现在没事了，陪我聊会儿天怎么样？”老老木笑着对我说。他笑的时候，脸上的皱纹一层层荡漾起来，仿佛有一阵风掠过平静的水面。

我看着没头的竹叶青，惊魂未定地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

老老木拿着一根木棍走过来，挑起竹叶青说：“它刚才想咬你！”

我不相信：“没头的死蛇也会咬人？”

老老木笑了：“它想咬你之前是活的。”

我被他的话弄糊涂了：“谁打死它的？”

老老木说：“是我。”

我更加糊涂了，我看见他蹲在那儿动都没动，怎么打死竹叶青的？
用什么打死的？

忽然，我明白过来，这条草丛里的死蛇一定是老老木丢弃的，无论大人，还是孩子，只要一走近这儿，他就装神弄鬼糊弄人，目的是引诱
人陪他多说几句话。

他用得着这样吗？我本来是想找他说几句话的呀。这样一想，我不
由得有些生气了。

可是，也不对呀，如果是早死的蛇，身子还会扭动吗？他嘴里喷出
来的那道细细的白线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，他是用那道白线“打”死
竹叶青的？那么，那道白线又是什么呢？

这时，我记起他拿瓦罐往嘴里灌了一口东西，那瓦罐里一定有什么
秘密吧！

我走过去拿起瓦罐看了看，里面是清亮亮的水，并没有其他的东
西。我又折回到原来躺死蛇的地方看，这儿有一小撮草像是被锋利的刀
切割了，切口整齐、新鲜，一颗蛇头被切倒的草遮住了大半。旁边一些
小草的叶片上，沾着晶莹的水珠。

现在是干燥的夏天傍晚，草叶上不可能有水珠。

看来，老老木是用水将竹叶青“打”死的。